

譯虛無黨感言

我譯虛無黨。我怒怒俄國政府。無道。我譯虛無黨。我喜喜俄國政府。雖無道。人民尙有虛無黨。以抵制政府。我譯虛無黨。我哀哀虛無黨。每抵制政府。每敗我譯虛無黨。我樂樂虛無黨。雖每敗。然其事必甚奇。其迹必大。可觀世之人。必樂道之。樂傳之。數世之後。必有不敗之時。不敗之地。在我譯虛無黨。我懼懼虛無黨。至不敗時。虛無黨之風潮。盛虛無黨之流毒。烈無上。無下。無輕。無重。苟有毗睚。卽以虛無黨之手段。相報復。而人民多一自相殘殺之具。我譯虛無黨。我愛愛其人。勇猛愛其事。曲折愛其道。爲制服有權勢者之不二法門。我譯虛無黨。我欲我政府是虛無黨。我欲政府是虛無黨。何至俄國待我政府。如今日。我欲人民是虛無黨。我人民是虛無黨。何至政府待我人民。如今日。我欲自命爲虛無黨者。是虛無黨。自命爲虛無黨者。是虛無黨。何至。



我。人。民。仍。腐。敗。如。今。日。我。譯。虛。無。黨。而。我。七。情。動。
我。乃。如。此。閱。者。何。如。

冷血……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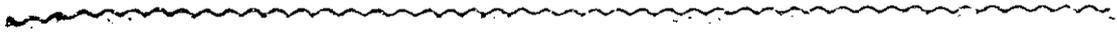
偵探談
增刊 虛無黨

第一 白格氏

第二 綺羅紗夫人

第三 加須克夫氏

余譯偵談二卷後忽有觸於與偵探相反之虛無黨○乃擇虛無黨三種譯之○都爲一卷○其與偵探相係而不相同○故名偵探談增刊○



虛無黨第一

白格

著者杜衣兒

譯者



(一)

習敏生君 宣古沙氏有事請汝去

余回首見寫賬人戈萊瓦來呼余

余時方讀新聞紙遂置手中新聞紙徐起至總管事室

總管事宣古沙氏年未滿二十七善營商賈頗機敏爲皮利商會在烏台支店

之總管事三年前自英國派來者

宣古沙氏見余至指賬台前椅子請余坐語余云

余深知汝謹慎商賈事更萬不可不謹慎

余點頭

宣古沙氏又云、

汝善操俄語

余再點頭

宣古沙氏又云、

魯敏生君、余今有一事託汝願汝始終成就此事此事若成就必能例外
加汝月俸、此事余本思自往因店中各人收賬未回一兩日中當到余不
能離此店

余云、

余若能爲無論何事余去

宣古沙氏點頭云、

如此甚好余告汝此事汝聽、自西伯利亞至蘇爾弗間二百里鐵路前日

已始開車。余思彼處米穀價必低廉。若能至彼一手占盡。必得厚利。彼處有大地主奇北。余與彼相識。汝若至彼與奇北商量。速占買彼處米穀。此事即了。又有一事。汝須切記。米穀未到烏台以前。凡事均須秘密。不可令外人得知。以防本市各商會爭利。汝今晚可即上途。旅費若干。算後來取。先刻余既有電報致奇北。汝至蘇爾弗時。彼當至火車棧來接汝。汝在火車中時。尤當留意。如遇本市歇坡商會中人。當留意更甚。余甚信用汝。故將此事託汝。願汝善爲。勿失余望。

余見總管事甚信任。不覺自喜。見所委託事頗帶冒險趣味。又不覺更自鼓勇。遂許諾。急整理一切行裝。余有一革包甚大。不合用。遂於同僚柯萊古利君處借一較小者。至夜九點鐘。遂乘往蘇爾弗火車。車尙未開。余坐車中無聊。余思余在皮利商會司事。既三年。幸得商會中信用。年漸進級。位至今。余已爲

本商會二等書記員若此度事成必又得例外進級余此時慾望甚熾

余又自思蘇爾弗境况不知何若奇北不知一何等人是否與烏台狡猾俄商一流人物宣古沙與彼不知交情如何余此次見面後現所料事不知有無變局正在思想忽轄然車門一開又有一巨漢來上車

巨漢坐余側余視巨漢巨漢亦視余良久又轉眼視余革包彼視余革包彼甚留意余革包上所繫之英字柯萊古利名刺

余見彼凝視此名刺余意彼必爲歇坡商會人見此名刺知余爲皮利商會人故凝視余又甚悔借時忘去此名刺然今亦已晚已晚

余暫閉目養神再睜目時見彼仍熱心凝視余

彼又現嬌愛態露白齒微笑語余云

貴客 是否自英國來！是！是！定是！

「余勉裝作無事云、

然！如何？

彼云、

是否游歷？

余見甚合余意急答云、

然！游歷餘無他事

彼又獨語云、

游歷！游歷！如何？

余思彼之舉動彼之目彼之言語甚有意味彼必已知余必已知余所事余思
余命何惡出與此惡奴會余遂默默直至火車至蘇爾弗不敢吐一息

火車既至蘇爾弗停車場據旨古沙氏別時語倚北窗來接余此時余不見滿

奇北見人群中突然有一衣粗服被長髮之漢閃然過余前回首見余革包覆語云、

有了！有了！在此

復低聲告余云、

隨余來！隨余來！離此尙遠

彼遂代余提革包出場外急行走市中約半里許見有甚污穢之箱馬車一輛在路旁待余等

余此時甚駭異……此不可思議之導路者開馬車門推余入余急詢云、

奇……

彼急搖手戒余不可語低聲云、

余人名決不可語路上人甚衆隔車有耳至彼後自相見今晚可作竟夕談

語畢閉車門又與御者交一二語馬車遂如疾風驅出

余睹此狀益怪異余聞俄羅斯貴族豪富極壓制人民咸厭惡如穀物輸出價格騰貴則下民必困其結果必爲下民所暗殺奇北氏如此嚴重如此秘密其手段頗似無政府黨其心內必爲恐小民暗殺故余思俄國之地主如此實視我愛蘭士之地主而更苦

再思奇北氏爲貴族其居必在貴族街衢何爲來此此街甚污穢不似貴人居奇北何以在此街

忽然馬車止余思此必奇北氏之住宅此時此不可思議之導我者閃然自車後降開車門扶余下車退後向余恭然行一禮語云

閣下！請在此暫候

余更不解此何所急詢云

卽此處否……奇……

彼復急搖手止余云、

人名決不可語……是此地是此地……閣下居自由之地慣不知輕重願稍留意！留意！

彼急導余進降塔石七八級降終開正面門急推余入語余云、

閣下！請在此暫候余去準備晚餐備後再來請

余此時不知所事不能答一語彼遂去獨留余一人

余自尋思獨語云、

此主人究何人？何以能訓練從僕至是？曰閣下曰請彼待一役員若是若我總管事宣古沙氏來彼又當如何接待？彼待我旣如此親敬然彼又何以置我於此處？

此處室內甚雜亂○甚污穢○四處一望○全然是土窖○

如何余來此窖中○余憶余入此宅時○其扉甚厚○爲鐵板○鐵門之右○唯有一窗○亦有鐵樞○足踏地板上○頗異叩之○覺其下甚空虛○四邊不見有壁○唯見有咖啡汁○使人催嘔吐○此必下等酒店之土窖○彼何以置我此土窖中○

余思未了○廊下蹙然有足音○開門不可思議之導我者○又來語余『晚餐旣備○且謝余居此污穢之室○罪更導余至一裝飾極美之大廈○

(二)

出污穢之土窖○入美麗之大廈○其相差無異天堂地獄○大廈之中○並置食桌○成一列○食桌之上○有花瓶四○插種種花○嬌麗奪目○馥郁觸鼻○旁有煖鑪○煖鑪之旁○有一皮椅○一年方四十前後之紳士○坐見余至○徐起表敬意○立余前○忽驚歎云○君此來○帶責任甚重○

忽又轉念云、

請坐、請坐、君遠來路途疲勞請先用晚餐餘事俟衆人集後再談。

余又詢云、

君是否卽奇北君？

彼若甚怪異急舉灰色之銳眼視余答云、

余非奇北余名勃得羅君勿誤認……此乃職掌上事現且勿談現且飲此湯此湯味甚佳。

彼云衆人集時又云此職掌上事衆人是何人職掌是何事余又甚疑甚疑。

余思奇北氏必因各地商會之特派員來故集會假令如是則商賈事可俟後談因而與之汎論氣候繼又論鐵路新開繼又論及英國社會問題其論英國社會問題其見解甚高妙其智識甚豐富以麥爾生之說爲不然甚非難人口。

論別吐自己意見其言無不鋒銳激急

斯時余酒終取烟草烟勃得羅仰視余貌又驚歎云

余等見君革包之名刺始得知君余等本未曾見君貌余等懸想以爲君年必甚壯君體必甚魁梧奇偉不意君乃一白面書生（直言望勿見怪）竟敢帶此大任而至此探偵極嚴之俄羅斯內地來

余思世界何勢利彼云然彼必以我非商會之總管事故乃答云

余雖年少余雖不銳敏然區區商賈事余頗學得故敢來

彼急云

說！好說！此等大事業而稱以商賈太謙太謙！余等思於世界稍盡力才力不足無所貢獻難得貴君如此不辭勞悴貴君！余等常如此稱呼不好余思余等自後可稱兄弟余等固是精神上的兄弟

勃得羅語方畢。報時之鐘剛打八下。

勃得羅卽屹立語余云、

現正八時。集會之時刻正到。貴兄！余請介紹貴兄見會衆。

勃得羅卽起身。途間見正面有大扉二扉。開中有更大之穴。廈一。大廈之中。桌椅列半圓形。桌面以青綠色之綾織爲覆。自天井下懸大華燈三。燈光燦然。四照。正面有一方地閣。閣上有一桌一椅。一白髮老翁踞之下。坐壯年紳士二十四五人。是何所。是乃一最好之議事所。

勃得羅執手偕余入此議事所來。一時議士因敬心、好奇心、相交。衆目一視。視綫齊注視余。

遙在正面之老翁見余來。招余至彼最近之桌子前。勃得羅立於余與老翁之中間。垂手告老翁云、

總裁閣下！不違日不違刻英國之代表者白格君既來着。

白格君之名轟於全歐今日到此是總裁之榮幸衆會員之榮幸亦又本會之榮幸。

余益怪駭余思余受此介紹受此稱讚然度所語決非余余受之甚覺無味急告云、

余決非英國人之代表者余亦非白格氏余乃魯敏生……余真魯敏生願細察。

滿場哄然。

白髮白鬚之老總裁急止衆人語云、

甚好！甚好！余甚服君深見無論何地均用僞名亦甚好……君！君自遠處來見余行悲慘事余甚不願然我黨規約法律不得延期今夜之事所不

得免君事可稍待望恕我

滿場寂然

良久忽有如裂帛聲大呼云

除猿轡！

其聲峭然有餘銳余驚幾踣幸支椅背得免急索聲所自來則出於總裁口

余遙見列席之末有一雙手反縛束於椅上口嵌猿轡之肥碩大漢

噫！此景何可恐余心突突不知余今在何處余何在此此豈奇北家此等人

此等語何以何以

再開大呼

除猿轡！

於是肥碩大漢口中之白布由勃得羅氏之手取去

肥碩大漢既除猿轡解兩手縛牽至老翁前。

老翁云、

伊伯能！汝於免黜前有所言否？如有可即說。

大漢垂淚泣且請。

願勿免黜願逐余外國余之口願永閉余願終身伏役蹈水火唯願勿免黜。
老翁聲冷且銳叱云、

汝知我等之法律否？汝知汝之罪否？以虛偽之舌欺我等遁逃於烏台者誰？以無名之書寄內務大臣者誰？以老翁（指皇帝）將爲微塵所觸破壞鐵道下事者誰？咸汝伊伯能！伊伯能汝死！

余更不知所驚駭。

老翁更大聲叱云、

斬！推出！

勃得羅與其他之一人起押大漢出室外。此時余聞渠等足音次開戶音次閉戶音次相擊音次騰然倒地音次寂然。

老翁儼然云、

有背誓約者如此！

議士一時同呼、

萬歲！

此時余恐怖既達極點。余色變。

鄰席之一紳士早有覺語云、

是！是！背誓約該死……試看！白格君色已變。今夜因有自英國來之遠

客益可畏！益可畏！

余至此恐極。反無所恐。亦無所疑。余思余必爲渠等之一議員。誤引至此。無政府黨之巢穴。據此目擊。余必不得免。余若得免。實乃萬幸。余遂留心伺逃脫之機。或則遂入彼黨爲彼一議員。然又思彼等密事。已爲余所見。必不肯輕放余。余於是勉爲無事態。放胆以與性命交換。徐答云、甚。是。余。初。到。甚。覺。疲。勞。然。若。有。所。問。尙。能。回。覆。勃得羅先問云、

白格君！在英國我會員之運動如何？

余云、

已着着前進。

彼云、

十二人之密使已派遣於十二國否？

余云、

余出行時八人已上途

斯時第『五號』『八號』『九號』之議士迭起來質問余余心頭鹿鹿恐終露馬脚余思余果得欺衆人而免此難否

余今於此危險之地位余心尙不至眩暈一問一答有頃有頃經一二分時如數歲余心常恐恐暴露

會場爲余長途旅行故余之桌上特置火酒一杯爲余酒口以壯余心力余恐余遂飲此杯酒此杯酒果勁烈余昂奮之頭腦果激發余胆遂壯余遂思余現在之地位頗奇妙

隔余五席之一穎面長身漢突然起立詢云、

白格君！否、魯敏生君！君曾至柏岷昆否？

余云、

何止一二次。

彼云、

然！然彼處秘密武庫秘密酒店君曾往訪否？

余云、

何止五六次。

彼云、

幸不爲政府所覺否！

余云、

誠然。

彼云、

能如此持久不漏消息彼處支部人員防備之法如何？得畧聞一二否？

余甚願甚願

余云、

余卻不能。余受彼處支部總裁約。余不得告人。余意實非惡意。

介紹余來之勃得羅君亦助余云、

白格君之言甚是我等此時何必強聞。俟莫斯科本部報告後我等自知亦未晚。

余難得解。余心稍得安。不意一難方去。又有一難來。

本部之總總裁阿立起氏遙語余云、

白格君！否！魯敏生君！君聞俄帝游船林泊之察探員派遣否？就該

船○上○君○之○見○解○可○語○余○等○否○？

余○既○絕○望○勉○答○云、

是○何○等○見○解○？

阿○立○起○氏○云、

對○於○該○船○之○來○本○部○既○有○何○等○之○令○？

余○云、

余○自○英○國○來○時○尚○未○

赭○顏○黑○髮○之○長○身○漢○插○語○云、

何○用○急○急○何○用○急○急○該○船○下○克○蘭○得○時○尚○有○數○日○尚○早○尚○早……請○問○林○泊○船○
之○船○底○木○質○歟○鐵○質○歟○

余○云、

木質。

他之一無政府黨員又插語云。

木質甚好。甚易設法。請問古林克下流克蘭得之河幅約若干？

余云、

甚不一。平均約八十尺。

彼云、

請問搭載之人員若干？

余云、

約三百人。

二三人同時發聲云、

好！好！余等得見浮於海面之一大樁！余等得見浮於海面之一大樁。

彼等何爲出此言。彼等豈於此船有所圖。余誠不可解。雖然。彼等於此船質問之事。尙未了。

勃得羅又詢余云、

該船之火器室。其造法。與大船室並行。歟。抑在大船室下歟？

余遂口答云、

在大船室之下。

此時余見總裁阿立起。君徐起身。正色謹言詢余云、

白格君！余今有一緊要之事。詢君。此事實爲我黨興亡盛衰之關鍵。我等不可不聞。請問德意志社會黨首領巴愛兒。對於我黨駱冰生之宣言。其答語何如？此事乃余等早晚望君來而急欲一聞者。

余至此計窮才盡。氣沮色變。此絕對的言詞。實無從捉謊。此間余竟不能解。余

實進退兩難。余之運竟至此絕。

恰於此時。聞塔下開門聲。聞足音得得漸近聲。忽聞會議室之扉經一擊。次又輕輕兩擊。

勃得羅屹然立扉口。隔扉詢來者云、

來者必是我同類。然我會中人。現無一人缺。來者誰！誰敢近此室！

勃得羅之言未了。戶硜然自外推入。突然一路途辛苦之人物來。衣垢靴破。面現威權。不撓之勇氣盡露。是時會衆之目盡廻睨。

會場中一時恐怖驚愕。盡沸騰。是乃彼等不相識者。是乃彼等不相識者。會衆乃異口同聲云、

亂入者誰！亂入者誰！

渠云、

亂入者！余何亂入者！余固招待來者！余來必謂受諸兄歡迎。余何亂入者！余面諸兄固不識。然余名諸兄必早聞。余乃奉英國支部總裁命。齎至重至大之密書於烏台支部總裁者。余乃『合衆無政府黨』英國支部委員白格。

自古未有之破裂彈。當彼等之面前破裂。甚可怖。甚可怖。會衆之眼綫。交迭集於余與新來委員之身上。勃得羅視新來之人。叫云、

若君果白格君！則此人是誰！

渠云、

余實白格。余有倫敦支部總裁自署之委任狀爲證。語畢。渠以一紙投桌上。憤然云、

此人是誰。余卻不知。然此人既以虛僞欺諸君。來入此室。此室之秘密事。已全被窺探。則萬不能許彼出此室外半步。

虛僞者！汝究是誰？

余既被詰。余來時固懷短銃衣囊內。然余見人多勢衆。短銃亦無用。余迺出短銃於台底。更勉裝平靜。現溫和之顏。對此昂激兇惡之會衆云、

諸君！余今夜所爲所語。實非余有意。余實非君等所疑之偵探。亦非君等所信之同盟中之一會員。余實一正直之穀物商。實因非常之偶然而誤引。至君等神聖不可犯之秘密集會所之不幸兒。君等幸勿誤解。

滿場寂然。無一人答余。斯時余空耳中。若有奇音起於街上。若有多人躡足輕步。狀否！否！是非聲！是乃我胸脈之鼓動。

余乃續語云、

諸君！今宵余所見所聞誓不他。漏余誓爲一正人。余於此間所聞一事一語誓唯余終身獨知。諸君願勿疑我。

人主肉體。凡際大危難時。其官能之感覺。有特別奇銳。此其理實不可思議。余此時背厚扉立。扉外若聞有人呼吸聲。如入余耳。

余見會衆。依然面面相覷。無慈悲色。余乃於衣袋內裝短銃。於衆沉默間。忽勃得羅發猛烈聲。語余云、

凡誓約易結。亦易破。欲守永遠之沉默。唯一法。非余等死。即汝死。願坐上位者判。

自英國來之新使者直應云、

是！是！勃得羅君之言是！若判此事。只有一法。免黜！免黜！免黜之意義。余已知之甚明。余乃執短銃一躍起！

(四)

余執短銃一躍起直退身背扉立桌上叱云、

噫！諸君！勿思如屠羊然屠我肢體備具之英國人胆壯者來先來我前者死。

有一人突起沿余短銃下躍來其狀甚猛其手持白刃此人非他即自英國新至委員白格。

余瞥見白格來余急回身時余但聞白格一聲大呼余即自背後倒余殆如夢余但隱隱聞打撲聲聞短銃聲聞格鬥聲來往余頭上次更昏黑余不知一事余再醒時見余橫臥於入門之闕上頃爲余判事衆會員大半繫兩手與數十名俄兵與數十名警察同居余之旁自英國來之密使白格面上有數處彈傷倒斃白髮白鬚之老總裁與爲余介紹之勃得羅均由胸部出血偕余仰臥。

余突聞親密之聲呼余云、

貴兄！險甚！險甚！汝性命已拾得！

余視其人若甚面熟其人非他即前日在火車中目不轉瞬凝視余革包之同車客

余又聞呼余云、

起！汝非受傷汝不過爲一時擊悶倒地余今一舉而破此無政府黨之窠穴汝非無政府黨員汝不必恐汝爲何人何爲來此余已盡知汝欲往奇北氏處余可導汝

余方出當初導入之門口時渠又呼余云、

隨余來！汝終日見殘酷汝必不樂汝可偕余至旅館去聊飲一杯酒

余於是隨渠往旅館途中渠以此事詳細語余渠爲蘇弗爾一警察渠久聞無

政府黨有密使自英國來。因而於官路於火車路於間道處處警戒。日日偵探。偶因余於此交通不繁之地旅行。又見余萬事留意。而余之革包上又貼有英字之名刺。以故渠當時誤認余爲即無政府黨之密使。而於火車中盤問余。無政府黨之出迎者亦誤認余爲彼黨密使。而遂迎余至彼密會所。警察署爲誤認余故而萬事得先準備。無政府黨爲誤認余故。迎余而不得迎彼真密使。遂至露洩機密。與警察署以便宜。而此事遂破。

(五)

余至此。余思無政府黨一夜之知己。大半已殺已死。僅留少許。流西伯利亞。余乃即依警察吏語。訪奇北將米穀事。急急辦了。歸報總管事宜古沙氏。而余勇膽之名。即由此一夜博得。

冷血曰。虛無黨可怕。偵探更可怕。然不可怕。不能成事。

又曰、虛無黨如此機密而尙誤會。偵探吏如此機密而亦尙誤會。可見天下事欲不誤會甚難。



虛無黨第二

綺羅沙夫人

著者渡邊爲藏氏

譯者：冷血

(一)

英國倫敦府海杜公園旁有一壯麗之家屋。其主人名花波斯克爲一伯爵。本俄國藉數年前因犯事被逐至此。

伯爵年近五十。風采蕭洒。性情嫻雅。一活潑之好紳士。家資亦盈富。衣食住三者盡善盡美。性又好客。宴會月必數起。有夫人早去世。遺有二女。長名克利奈。少名那脫立。均有艷名。倫敦交際社會中無不知二女者。又有一英國婦伯爵。甚信任之。使之監督一切家政。家中咸稱之爲綺羅沙夫人。綺羅沙夫人年近四十。不知原亦爲俄國人。與否居倫敦久。故人咸知其爲倫敦人。貌美秀長。於事事兩眼銳利。有男子氣。有學問。有趣味。能操數國方言。口

舌伶俐見聞博洽又好談政治交遊廣闊當世知名之士多知己夫人自何處生素爲何事有何關係始來此伯爵家除夫人與伯爵外無一人知者夫人自來伯爵家伯爵家全權盡入夫人手遇有宴會事夫人爲主婦指揮二女二女無不聽一家上下皆敬畏無敢違其命即外客亦多趨承夫人若一觸夫人怒再至其家多不利

夫人又時好旅行旅行無定期亦無定處或五六日或數禮拜一出門即杳無蹤跡不知所去何地所偕何人所爲何事去時唯夫人一身伯爵不去二女亦不去去後伯爵不問二女亦不問家中人亦不敢問！是誠不可思議！不可思議！！

(二)

俄歷元旦夜（俄用希臘歷視陽歷有差約後二十餘日）伯爵開宴會於家

祝俄國元日。當夜賓客唯限俄國人。時正值隆冬。風雪寒冽。賓客冒風雪咸來。就會。不但當府當地咸來。就會更遠。而自法蘭西。自德意志。自瑞士。咸驅車買馬來集伯爵門。伯爵門庭一時車馬如水。

俄國風俗不重元日。祝元日亦無宴饗等。唯相對行一禮。伯爵當日俟衆客至。亦唯照例行一禮。行禮後導衆客至食室。飲以美酒。饗以佳肴。酒唯限俄國所有。賓主既醉飽。上珈琲。撒果核。伯爵乃導衆客出食室。越數室而至一廣廈。

此廣廈東側有窗。三覆以天鵝絨之厚帷。不能睹窗外。室內有電氣燈十二。燈笠薔薇色。燈光映薄紅。照人心目融融。和暖。室中地板被以革皮。敷以絨氈。厚暖無足音。行其上如登仙室。一端有窪所。此窪所極寬廣。置一櫺木製之寫字檯。入此室有二戶。一爲平常出入之戶。戶有重門。內重之門張以革細孔微。

隙不能稍透。無論風雨，卽音響亦不至稍漏。故雖室中人大聲呼喚，室外無聞者。戶之對面，又有一戶，開之可通別室，遮以書架，不得常啟。

伯爵自導衆客入此室。若有所秘，卽堅閉此二戶，人以鑰，周視窗格，下其帷布。置旣備，室中人所爲，室外不聞。見約二時餘，主客共留此室相談。話主人伯爵時，据寫字檯，宣讀各種筆記。一座聽者，或贊成，或非難，議論之末，或改削，或廢棄。延至夜半二點鐘，會事畢，伯爵乃鎖寫字檯，藏鑰衣袋，導衆客再至食室。主客旣出，約二十分鐘後，密室之窪所寫字檯之背後，忽有一男子出，獨語云：『疲甚，疲甚，久屈手足，癱甚。』輕足鼠步，至戶畔，頃耳聽門外，知無人，竊開門，急遁去。

(三)

元旦夜宴會，隔兩禮拜後，少女那脫立盛裝，身着白繻子之夜宴服，髮插一輪。

赤椿之花。匆匆自樓下。將偕父赴音樂會。馬車已預備待於門首。

那脫立方下梯時。自後有一僕。着本家僕人之制服。手持茶盤。盤中有一藥罐。一銀茶瓶。一乳酥之壺。亦自梯下。碰然一聲。蠢夫蠢夫。盤中所持物。一失手。盡覆於那脫立之頭頂上。

那脫立呀然一聲。室中人咸走集。伯爵夫人亦來視。那脫立氣極。神經亟鼓動。見父伯爵至。急自梯飛下。抱其頸。一時氣絕。

蠢僕亦驚懼。一時如失魂魄。面色如土。呆立梯上如木雞。

綺羅沙夫人見此狀。甚怒不可遏。厲聲漫罵。『蠢漢！蠢漢！匹夫！糊塗東西！速去速去！汝來我家。常失事。我家物器。毀汝手。不知其幾。速去！速去！限汝十分鐘。汝去！不去。余使他僕曳汝。』

蠢僕泣且訴。

夫人！請息怒。我亦既知罪。命我去固可。但前曾有約。如解雇。須於一月前告我。夫人如命我去。請將一月工資給我。

夫人聞言益怒且罵。

蒙貨！蒙貨！汝今尙若是蒙想！汝試自計。汝所破壞物。汝一月工資能償否！

我再問汝。汝何不自汝等上下之梯。下而自此梯下。爲此糊塗事？（西式樓房每有二梯。一爲正梯。在前爲主客所。上下者。一爲副梯。在後爲婢僕所。

上下者）

蠢僕默不語。

夫人復厲聲云、

聽得否！聽得否！去！去！去！十分鐘已到！去……

僕孩！Boy（西人呼管家之稱）僕孩！Boy速逐去此蒙漢！

夫人既開發此蠢僕急入接客室來視那脫立見那脫立已復正氣伯爵坐其側語那脫立『時尙早去就音樂會尙能及可速粧去』那脫立不應亦不語伯爵囑托那脫立於夫人自入書齋

約十分鐘後僕輩來報蠢僕既去事語綺羅沙夫人夫人問僕云、

原來……如此混沌漢何故用彼

僕云、

彼持有薦書來故用彼

夫人云、

彼有薦書彼是何人所薦？彼既有薦人可將此事告彼薦人何如？

僕云、

已悉如尊諭。

夫人云、

當初雇彼時。是否卽如是蒙混？

僕云、

否。初來時甚好。後愈久愈無狀。至近來益如酒醉夢睡。不可狀。

夫人云、

彼來已有幾時？

僕云、

已有六禮拜。

夫人云、

六禮拜間所損失已不少自後雇人須留意

言已僕去夫人又呼止云

且住！且住！明日我將他往三四禮拜中不在家且勿再雇人待我歸再說

僕云、

不雇人不足司事如何

夫人云、

不足不必汝計汝但聽我命便罷

僕遂去夫人急語那脫立云、

那脫立姐、速去速去！速上樓換衣服去偕汝父親起音樂會汝若不去汝父親心中必不樂我明日又將出門我心甚不安速去速去！速上樓換衣

服去。

那脫立點頭，偕夫人上樓，裝飾畢，夫人呼侍婢通知伯爵，命駕車逾二十分鐘。那脫立嬌嬌自樓下，伯爵見之大喜，歡語云：『妙！妙！甚麗甚麗！』視前更麗！且笑且語，携姐手，共乘馬車赴會去。

(四)

至翌日朝餐，談昨夜事，相對唯一笑。紗羅沙夫人固爽快之女，當時甚激烈，她口憤罵暴戾如雷霆，事後烟鎖雲散，又現青天白日。花波斯克伯爵亦情厚之人，昨夜之事固無所大傷，唯毀去一二衣飾，回思蠢僕解雇轉可憐，因欲以一月工資給蠢僕，夫人亦同意。朝餐畢，迺以銀一封寄蠢僕。僕事既了，夫人迺料理出門事，夫人每出門，家中萬事必悉料理，妥稍或不妥，必大紊亂。伯爵固不經意，長女克利奈又不善治家事，以故當日夫人甚繁忙。

夫人預定當晚乘夜火車赴杜浮午餐既畢迺東行裝命僕人先送往停車場晚餐訖一家如例共乘馬車送至停車場夫人身衣俄羅斯皮外套携一小婢買上等客車車票上車

是日天寒風雪甚房屋如銀白街道泥濘如墨汁往來行人甚稀少然是時客車中來一人身貌俱中等衣二重形外套戴獵虎帽覆兩耳以防寒氣面目被覆不能細睹此男子買中等車車票上中等客車

途上無事火車既抵杜浮時仍雨濛濛降風怒吼四邊雲塞冥黑如墨戴獵虎帽男手提革包直上埠頭小火輪船坐於烟通後一一注視來乘客綺羅沙夫人偕小婢買船票上船直下食堂命預備晚餐充空腹

杜浮海峽通英岸與法岸之海峽平時渡此海峽僅三四點鐘當日有風雨輪船飄轉如木葉經五點鐘尙未達船客咸嘔吐戴獵虎帽客獨來就晚餐傾三

鞭酒一瓶怡然獨飲飲後自衣袋出勁烈之烟卷一取火自吸出行甲板上（
甲板輪船之頂）

未幾船着法國之加萊港戴獵虎帽男侍綺羅沙夫人與小婢上岸後提革包
亦上岸至稅關待革包檢閱畢見綺羅沙夫人之行李驛夫標有「送至山南
浮」字號迺取革包置其旁更買至山南浮上等車車票冒風雨隨夫人後向
山南浮行

（五）

綺羅沙夫人之事至此暫歇且說二月前俄皇宮中之事
俄皇陛下之冬宮除法國完善宮羅馬王阜慶宮外爲世界無比之大宮殿長
凡四百四十五尺幅凡四百五十尺能容六千人猶有餘裕俄皇居此宮中甚
危險晝夜設警衛武士數百人侍衛長胡駱生苦心警備之始得無事胡駱生

就任僅數月，髮已全白。皆以俄皇故。試問俄皇有何危，胡駱生有何警備，則以俄國自來有虛無黨。

爲防虛無黨，故宮殿晝夜輪番守兵士，以爲未安。皇帝之寢室，每夜必更處，以爲未安。皇帝一日夜之三度食事，每度必檢驗，猶以爲未安。每一司食事之人，至必誓神明，許以特別忠義。大膳職之頭人，在宮內必有宮內官五、六人，嚴重監視。出外必有偵探三、四人，嚴重警察。皇帝或外出，前後擁護數十百，不必道。三步一憲兵，五步一偵探，以防虛無黨。

虛無黨自以爆裂彈殺俄帝亞歷山二世後，於是杯弓蛇影，上下群傳虛無黨。國中、國外，在朝、在野，民間、宮內、大學校、兵營、官衙、貴顯、教會、皇帝之保母、憲兵、巡查，無處無虛無黨。無一虛無黨不思投間乘隙，期危今皇位，殺陛下。政府防禦虛無黨力量有限，虛無黨思傾覆政府手段無窮，虛無黨手段之更。

高妙者更時出奇怪之策以窘侍衛長故侍衛長胡駱生日夜心碎目不睫十二月之初侍衛長胡駱生有要事急使請大偵探宓克兒宓克兒來直至宮中入侍衛長私室此侍衛長私室盡備俄國各都府電報電話胡駱生見宓克兒至急退下人鎖戶移椅子相對密語

(六)

胡「昨夜皇帝御室當班之衛士伍落溪迷竊繪宮內密圖爲巡邏所獲伍落溪迷知不敵裂破圖面檢視之迺宮中細圖

伍落溪迷本業木匠作地圖固甚善問以何爲作此則堅口不一言

宓「據貴君高見作此意將何爲」

胡「尙未深思是又必虛無黨」

宓「現在何處？彼伍落溪迷」

胡『已入監獄』

宓『自後當若何處置彼』

胡『死刑、死刑無疑。私繪宮地圖。問其故。不能答。拘引之際。又自毀裂。其設心可想。余思於處刑前。十分審問。必使盡吐寔狀。』

宓『難！難！』

胡『何故難？』

宓『虛無黨中人。決無供狀。』

胡『拷問。』

宓『拷問亦無用。虛無黨規律。如自供同黨。一家親族均不免。伍落溪迷。如果虛無黨。必知此律。雖拷問終無用。』

胡『然則汝意如何？』

宓『我意可放免……可使彼復職』

胡駱生聞言愕然斜睇偵探宓克兒面苑爾而笑

胡『宓克兒君！如何云放免？放免使彼仍在危否？』

宓『無害無害！此理極易曉。人生則口在人死則口滅。伍落溪迷爲此事必非伍落溪迷自爲主謀。伍落溪迷之口猶如鑰留伍落溪迷之口使我得干

萬鎖』

待衛長胡駱生首肯。直面皇帝。下勅令赦伍落溪迷死刑。復舊職。

(七)

伍落溪迷既被赦竊自喜。有眼不見狙已者。一日值無事竊至南淮河畔。會一婦人以一紙授婦人。此婦人迺伍落溪迷情婦。伍落溪迷既別去。伍落溪迷情婦處突有一人來。即大偵探宓克兒。

大偵探常云：『與偵探便宜者莫如婦女。無論何事，苟能發見與此事關係之婦女，則其餘一切皆可刀斷劍闢。』故婦女者一最可恐之物。雖吐棄萬事之人，至婦女每不能吐棄。血性之男子每以爲不必注意，往往不能不露破綻。虛無黨之事，幾度破於婦女。偵探家之偵探事件，遂以婦女爲關鍵。

大偵探宓克兒既探得伍落溪迷之情婦，更由此情婦以索其餘。繼又探得此情婦與一店之司帳務者相識，夜每出而赴一秘密會。此秘密會男女入會者不少。繼又探得其間有一最重之人物，爲彼多羅夫人。

彼多羅夫人其夫本無罪，爲國事犯嫌疑者，致被流於西伯利亞。其夫既被流，夫人遂深惡政府，日事奔走，計復讎。夫人又深愛伍落溪迷情婦，倚爲心腹。大偵探宓克兒知虛無黨常習，遂利用倚爲心腹之婦人，一夜得乘機入彼秘密會。

當夜之秘密會議長爲彼多羅夫人當夜議長所報告之事即伍落溪迷被拘引及放免之顛末以及繪宮中細圖初次失敗此次成功之故因言細圖已於前日由伍落溪迷情婦遞到及其他各件

大偵探宓克兒既探得各件至明日直赴宮中求面侍衛長胡駱生告以「宜謹防伍落溪迷已有要事將暫時赴外國」

胡駱生甚驚異急詢云、

何故去外國此間事危甚如何君去君去甚苦我

宓克兒云、

無害無害此間雖危險然爲首之人不在此間在外國我去外國破其頭頭破肢體自解散

胡駱生云、

此事首尾究如何？爲首之人何人？

宓克兒云、

尙未盡悉。其人不知居於何處。居於伯林。未可知。居於山南淮。亦未可知。總之必居於巴黎至倫敦之間。

胡駱生憤然云、

山南淮、倫敦、兩地是惡地。是惡黨避難地。

宓克兒云、

然！然！所以我欲去。我去必得大便利。

胡駱生云、

去得便利甚好。

宓克兒云、

我去宮中警衛君須格外留意……此次隱謀必非小可在此間者不過爪牙其首領必潛居遠方爪牙不過爲錢財所動其首領必携有錢財胡駱生甚首肯大偵探宓克兒遂飄然隱形去

(八)

瑞士國之首都山南准之西部有有名之時鳴鐘店昔時盧騷在其地曾假寐以夢平等民約之天地居臨湖水風光明媚景物宜人無法律之桎梏無警察之煩瑣各國之人來住者多但俄羅斯人有五千其間多半是虛無黨大偵探宓克兒隱形後經五十日

是日風淒雪降寒冷滲骨至夜二更風雪更甚巷內聞有三三五五之靴音巷通橫街街有置貨物之倉庫倉庫中無人居夜鎖戶是處街燈亦稀光薄暗中有一大倉庫正面有木門常關閉旁有小門供出入是夜出入之門數聞開閉

每開門。入來之人。必合口號。如不合者。不得入。會衆約五十名。衆集後。門鎖助以堅固之門。置一人。使司門事。客咸上樓。入奧室。室有窗。盡蔽不透光。遂於此處開會議。

此議會即虛無黨之議會。此議會所提議重要之事件。即暗殺俄帝之事件。開會後。會長宣讀各地革命運動之報告。及當市秘密印刷物之煽動。此會長爲婦人。此婦人即前冒風雨自倫敦竊來此地之綺羅沙夫人。

夫人携有多數之金額。來分配各同志。鼓動各同志。謂不可不早舉。事用巧妙之辯舌。促一座人。定誅戮俄帝之期。自劃寔施之策。且云「不日將去此地。赴聖彼得堡」。(俄都名)雖蹈水火。將舉此事。

至夜半。會終。人去。室內靜。門戶已下鎖。室外風雪潮水如奔馬。怒號。倉庫之內。集會室之奧所。又有持手帖竊出來者。手持小鍵。啟小門。暗中去。

集會後三日綺羅沙夫人去山南淮向伯林於伯林休息一晝夜會當地有名
人換俄國銀票甚多諸事畢遂越境入俄國入界時依例所帶物件經關稅吏
檢查關稅吏無所苦給關單關稅吏非不知夫人革囊有重底必有弊唯欺夫
人婦女不能舉大事且以夫人通法德英俄方言對答極便利故到處便
斯時與夫人同乘火車中有一毛皮商名古利谷爲商事至德國此時歸暫與
綺羅沙夫人交談此古利谷非他即前在山南淮集會之夕竊自倉庫內後出
者

(九)

綺羅沙夫人至聖彼得堡後泊於上等客館三四日間往來各處至第四日之
夜赴埃立肯家是家又有秘密會來會者約六十人餘
開會之前一刻不知自何時何處來來有長劍短銃之巡查一隊自後又有銃

彈之兵士一隊來圍埃立肯家亂入埃立肯家內

埃立肯家內諸會員盡驚駭周章狼狽或衝圍逃或亦取出銃劍以示死然巡查先預備取優勢逃者示死者皆無效瞬息六十人皆就縛

綺羅沙夫人當巡兵亂入時知事敗勸人血戰人敗已亦就縛

會衆既被縛送至審問所果盡思暗殺俄帝陛下者且此思暗殺俄帝者外貴顯高位入此暗殺會者亦不少官人公職幾何地無有罪狀已明白或處死刑或流西伯利亞綺羅沙夫人亦被流至西伯利亞

綺羅沙夫人之夫本亦俄國之貴顯者爲政府所嫌疑流於西伯利亞夫人遂怨皇帝刺骨髓游於花波斯克伯爵門與伯爵成至交伯爵有資產綺羅沙夫人遂說伯爵出運動費殺皇帝

事垂成而破誰破之爲俄皇長城之大偵探寇克兒

宓克兒之探此事何如。始由伍落溪迷送圖而探出伍落溪迷之情婦。由伍落溪迷之情婦而探出彼多羅夫人。由彼多羅夫人之秘密會而探出虛無黨之一大陰謀。由此大陰謀而探出花波斯克。出大金扶助。宓克兒既探出花波斯克。遂飄然來倫敦。乘間求爲伯爵家僕。元旦夜之秘密會。隱於密室簿記台後。竊聽集會情形者。大偵探宓克兒也。秘密會之事既探得。急欲速去伯爵家。因思自尋隙。當日自梯傾茶牛乳。壞那立脫衣服者。大偵探宓克兒也。自倫敦至山南淮。追綺羅沙夫人。後穿二重形外套。戴臘虎帽者。大偵探宓克兒也。在山南淮之倉庫。潛於貨箱之後者。大偵探宓克兒也。自伯林與綺羅沙夫人同乘火車入俄京。爲毛皮商者。大偵探宓密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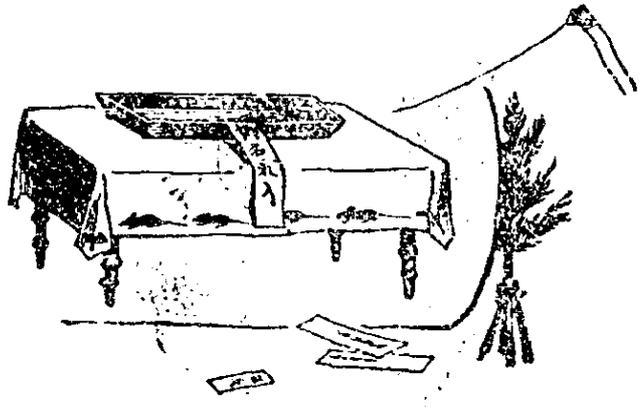
冷血曰。俄王視虛無黨如神鬼。宓克兒視虛無黨如兒戲。其故何在。又曰。虛無黨之敗。究其機不密。何則。屢屢爲人得乘間入故。

又曰、虛無黨之不可及。能不畏艱苦。
又曰不畏艱苦於有錢時故可貴。



虛無黨

五十七



虛無黨第三

加須克夫著者田口掬汀氏

譯者冷血

(第一)

西伯利亞之西北巴爾斯克市之西方數俄里曠野之中有經俄羅斯罪人手開闢之一村落名曰囚人村村旁有小河兩條屈曲環抱河之西岸丘陵起伏宛然臥笠村之中心建一重罪監獄獄旁罪人家族四方散處共有七八十戶時當十月北風怒哮烏拉耳山下之高原雪已全白囚人村七八十戶之囚民半歲之間常埋沒於此冰雪中

村之盡頭重罪監獄之隣地有一小學校學校樓上校長加須克夫氏方與一新來之教員加留蘇氏相對共飲

加須克夫年紀約四十五六頰稍稍窄眼窪綠色之睛射人有光眉根深刻有

皺痕一見知爲堅深耐苦之士。非曾送數十年之生涯於教育兒童者。

加雷蘇、一年三十五六之肥胖丈夫。其氣其貌亦一見知其非久踏踟於此寒村天地者。

二人之前有一圓棹。棹上有酒瓶四五個。悉已傾倒。二人之面已稍稍帶紅色。已有七八分醉意。

甚巧！甚巧！小生是高加索出身。先生也是高加索出身。同在尺寸土相見。千里外好快活！快活！敬上一杯。敢爲先生祝健康。

加留蘇高聲長笑。方注酒。執壺爲加須克夫上壽。

加須克夫舉酒一飲。置杯。目加雷蘇。掀髯笑道。

我輩同事。又屬同在此謫地。遇了同鄉同志。酒量又相等。談話又投機。今晚一夕會。舒我十年來心中不平氣。加雷蘇君！加雷蘇君！君是我精神上。

名醫！君是我精神上名醫！

豈敢豈敢先生的不平病小生如何治得小生的不平病已被先生治好

加留蘇說罷又復大笑

加須克夫忙正色道、

是又何說我等的不平大概總是相等

加留蘇亦正色道、

正是正是！

又轉笑道、

先生的不平還時有令夫人相慰羨小生的不平是獨自一人無人顧問此

卻不同

加須克夫忙遮說道

且慢！且慢！有此不幸夫人爲我慰藉，我不如爲無人慰藉之獨身漢。

加爾蘇甚詫異道、

奇論奇論，是又何說？

加須克夫道、

此卻真話，又何異奇……我與彼爲夫婦，自當同受苦樂，然彼同來此地，終是彼厚意，彼既如此親切，我反多不忍，因此反常想起不平事來。

加留蘇道、

甚是！甚是！

加須克夫微笑道、

加留蘇君！君今服此小學校教員職，昔日獄內苦痛，尙懷恨否？

加留蘇忙正色道、

何敢！何敢！我今服此職已屬萬幸何敢復懷恨試看此村中囚徒三百人誰能及我我服此職已屬萬幸 卽如先生運會亦佳故能未及一年來遽得任校長誠可喜可喜

加須克夫聽後復冷笑道

哈哈！加留蘇君！君何如此君亦何故出此可耻之談我等就此等職毋寧在牢獄內

加留蘇茫然道

何故！何故？

其時豁然一聲校舍震動甚力上下各窗格玻璃一齊戰鬥白毛巾窗帷同時飄盪

聽！暴風來了！……何物？何物下落有此聲

加須克夫直起立。除去窗帷。自玻璃窗中望室外。但見雪花亂飛。凍雲低壓。遍地無塵。一物不動。鄰壁大監獄舍。灰色之牆。淒然高聳。屋後小河。風吹浪湧。泚泚怒濤聲。激於沙地岸上。

加須克夫之色漸變。目光漸燃。眉漸蹙。口漸結。半面之褐髯漸逆立。怒呼道、

加留蘇君！我等何爲甘居此苦地！君犯何罪。尙能記憶否。何爲竟無怨恨。君何願服從此壓制？

加留蘇聳肩道、

先生！我雖愚物。然俄國政府暴逆。亦非所喜。我來此地。我罪寔甚。冤抑我寔爲彼虛無黨之嫌疑者。我雖被逐在此。我心究不甘暴官等之迫害。

加須克夫突然道、

虛無黨之嫌疑者！君亦虛無黨之嫌疑者。奇甚！奇甚！

加須克夫忙又靠椅子語加留蘇道、

加留蘇君！君如何被嫌疑請告我告我！

加留蘇面甚憤憤道、

此事甚長○余初入高加索聯隊○爲步兵軍曹○出營後歸鄉○爲農夫○我鄉名黑壤○黑壤之州官○爲一有名之苛政家○蔑視地方議會之權限○徵收無法之重稅○到任後○僅二三年○有名豐饒之黑壤地○變爲聊落荒蕪之原野○地亦瘠○民亦瘠○嗟怨之聲○到處盡是○

我見村人窮困○我乃傳檄村中○謂『我等乃俄羅斯本國之農夫○何以任彼貪官污吏○假政府虎威○剝削我等○我等當舉村一致○斷然拒徵稅令』於是諸村不平黨○群推我爲首領○趨擊徵稅吏○徵稅吏幾半死○未幾○憲兵來○即被捕○送至路斯他地方裁判所○加以虛無黨罪名○遂流來此

西伯利亞吞聲含怨服六年間苦役現有改悔狀始得派至先生處供今職先生！我雖在此我心常意我富饒之黑壤地……

加須克夫留心聽加留蘇語色又漸變加留蘇之說耒了伸手將桌上一拍厲聲呼道、

君亦軍人否？君亦軍曹奇甚奇甚！

加留蘇驚訝道、

何故？何故先生亦與軍事有關否？

加須克夫長歎道、

然！我亦軍人我曾爲哥薩克隊之中隊長

加留蘇益驚訝道、

先生是中隊長然則先生是太尉上官敢問太尉上官如何至此

加須克夫復長歎道、

難說！難說！說來令人生氣。我輩真虛無黨。我直以虛無黨自任。
加留蘇益驚訝道、

先生真虛無黨。先生何故入虛無黨！

加須克夫疾注酒舉杯一飲。推椅近加留蘇坐。細述前事。加留蘇注目傾耳。默視加須克夫。斯時室外風雪正急。浪聲衝衝。萬籟悉悽然可怖。

(二)

此事去今十年前時。正當秋季。駐紮高加索之哥薩克步兵一大隊。當行秋期。大操。因自薩馬勒市出營。向希麻草原會集。

此一大隊。由步兵三中隊編成。爲少佐官某率領。取道渾古。越烏拉嶺。下希麻草原。其間爲因踏查地理。故特分兵自無人通行之山路進。斯時共有哥薩克

健兒七百餘咸鼓勇上烏拉嶺

時值九月俄國南部諸州尙暑熱然北部西伯利亞近邊宛然秋晚木葉黃落草萎霜降人跡絕深山之中恍如上古草木禽獸時代

余領此大隊中之一中隊在前開路傍溪流行

突然在前列之一小隊忽起喊聲未幾見小隊長直驅來前神色倉皇稟道

中隊長！大事起！大事起！

余忙問道

何事？何事？

小隊長道

第一小隊兵三名已溺死此溪不能渡請改一方向前去

余道

溺死！已溺死！此等危險處，何不早說！小隊長！

小隊長忙取手巾拭額汗，再稟道：

不敢！不敢！無論如何難事，未經做去，不敢漫稟上官之令，以死……

余忙遮說道：

好！好！現我無暇與汝爭論，現當速速設法變方向，汝可速將此事去報

大隊長。

小隊長甚快快道：

是否令我獨自去稟？

余著急道：

是！是！汝去，汝速去！汝去，余往踏看情形，後余即來！

余忙轉身出溪路，至岸旁一望，心駭色變，獨尋思道：「此溪如何得渡？」原來

此溪廣凡十餘丈。兩旁大木蔽天。日光冥暗。路滑。兩岸巖角矗矗。直立水際。湍流極急。奮激石上。白泡飛沫。一見令人毛骨全悚。卽天下第一等熟練水性人。苟一失足。立成粉齏。

轉眼視下流。見直立之岩石上。有溺死兵士死尸。

余失聲道、

可憐！可憐！

回首見有顏色愁鬱之兵士四五人。縮縮若不敢前來稟道、

中隊長！請！請改路！救我等命！中隊長請看此等路。決不能去。去必死。

余忙說道、

放心！放心！余決不使汝等徒死。徒死無益。

四五兵士同聲應道

但願！願上官代稟大隊長。大隊長如不許。我等寧冒死逃走。逃走不過死。視在此尙好！

傍有一下士官叱道、

胡說！對官長前安得如此胡說！

余忙止住道、

好！好！有我！我必爲汝等辦妥。汝等放心。

說後急轉身過兵士間。登山坂尋原途來。余自思『今日情形甚不穩』。此不穩情形將有與大隊長反抗象。此反抗象於當初入山時早已潛服。唯因此時溺死事起而爆發。

雖然俄國兵隊情形之不穩亦非一日。以恫喝壓迫束縛兵士之手足貪賄賂。

刻剝軍餉。洩軍機。賣於敵國。此乃俄國軍隊之通病。其中若此次統兵之大隊長亦即其一。以故自開隊以來。怨恨之聲。不絕於道。適逢此事。遂均躍躍起。余急急來至大隊長前。見大隊長正在怒視小隊長。面罵余。急至大隊前。立正稟道。

大隊長！

斯時大隊長怒罵暫止。小隊長面色蒼白。見余來。若恐怖。若怨恨。大隊長呈得意色。轉身傲然直視余。冷笑道。

加須克夫！汝何故欲改變進路？

余道。

此路危險甚。不能前進。故改變。

大隊長尙未答。小隊長急上前稟道。

中隊長！貴官命令已盡稟明大隊長。大隊長不計甚怒斥下官。

余道、

汝被斥。汝必不善稟事。

小隊長道、

否！我已全稟。大隊長仍不許。

余道、

默！勿多說。

余仍忍氣向大隊長稟道、

大隊長！頃小隊長所稟。諒已知悉。前面溪路。寔不能飛渡。前列小隊兵已溺死三名。下官已往踏查過。此處寔不能過去。請擇水流稍緩處涉渡。何如？

大隊長道、

不可！不可！決不可！

余急問道、

何故？何故不可？

大隊長冷笑道、

汝尙不解？哈哈、哈哈、加須克夫！汝今居何職？

余道、

我乃陸軍步兵太尉。

大隊長復冷笑道、

太尉！太尉是否陸軍中隊長中隊長是否統率一中隊之上官更憤然道、

汝違上官命。汝如何能統率部下。汝何故不聽我。擅易他路。汝有何說？

余亦憤然道、

上官命固當守。然亦當合道理。

大隊長益怒道、

道理？如何道理？加須克夫！汝曾學何軍律。官長對於部下行應行。權利。汝謂不合道理否？

兩目圓睜。此時大隊長之怒氣已極。

余亦不遜道、

權利！權利！視兵士如草芥之權利。恐於軍國無益。能使兵士心服方。

大隊長大聲喝住道、

胡說！

兩瞳炯炯直視余幾被吞下。

斯時余直立不動大隊長亦相對憤視少刻大隊長又發言道。

快去！第二中隊已渡前溪當夜已下希麻草原汝等何得如此快去！快去！不快去當問軍法。

言畢探衣袋中出卷烟悠悠然昂首獨吸斯時白日西沉暮雲四合天色漸黑余急厲聲道。

不能！不能！此等溪流決不能前進。

大隊長勃然大怒道。

何故不能！我令汝不願奉否？

余即應聲道。

不願奉！無故虐殺兵士無道理之命令我不願奉！

默！默！加須克夫！

斯時大隊長憤怒已極，聲調言語不能出握拳頓咆哮如猛獸落陷，小隊長見此狀忙上前語余道、

中隊長！何故出於衝撞上官語？願稍留意。

余搖首道、

無害！無害！我衝撞上官我自願問軍法。

余當時自思：「如此不解事理之大隊長如此行去，勢必加我以抵抗上官之罪。然我寧受罪心所欲言，我決不可以自屈。」因即決意上前再稟道、

大隊長！貴官所出之命令，恐決不能統御兵士下走，雖不肖不敢不忠告。不但我一人欲忠告，凡在此大隊爲貴官麾下之兵員，無一不願爲俄羅斯之兵士代表，以忠告貴官。我等軍人，寔爲國家最重之寶，非爲貴官於承平

無事之日無故殺戮以惡作劇貴官須知兵士非貴官之玩弄物
大隊長益頓足聳肩大跳道、

胡說！胡說！默！默！

何爲玩弄！何爲玩弄！我玩弄何事！

余竟應聲道、

逼殺兵士一無意義是玩弄！是玩弄！

大隊長更大喝道、

退去！退去！

起右足蹴余余出不意幾跌白後復拳腳交下如雨

打！打！可笑！可笑！

余隨說隨退身向後立定作勢待大隊長來

小隊長忙上前遮住大隊長手大聲喊道、

大隊長！請稍停！稍停！中隊長何不快逃！快逃！

大隊長奪手狂喝道、

胡鬧！胡鬧！去！不去汝與彼同罪！

余亦喝道、

小隊長！汝去無涉汝事！

大隊長揚拳道、

尙不遜！尙不遜！

余道、

遜！遜！何故遜

余此時更一手持軍刀柄數大隊長罪道、

汝污我俄羅斯軍隊！汝無良心！如汝等腐敗漢多我俄羅斯軍隊當如禽獸大隊長！汝內衣袋之貨幣厚我大隊兵員之氣概薄汝擔全隊之怨恨汝肥囊……

大隊長此時氣如烈火拔軍刀大呼道、

歸隊！

當時樹蔭後立刻喇叭聲起響震山谷兵士自四方走集將余於中間群以怪異之眼視余

大隊長以劍指余顧旁立副官道、

汝縛此叛逆漢！

副官愕然道、

是否縛加須克夫君！加須克夫君何罪？何故當縛

大隊長連聲道、

縛！縛！毋多談！此漢是虛無黨間諜。此漢是謀害俄帝御命之國賊。副官變色道、

是虛無黨？

四邊之兵士一時起喧嘩道、

是虛無黨？證據何在？證據何在？大隊長……

大隊長氣急道、

默！默！多說！罪人逃去。汝等同有罪。

余斯時半抽劍出鞘亦大喝道、

國賊！汝尙不悟！

大隊長連連頓足道、

虛無黨

縛！

前後無數兵士一時共趨余有執手者有執足者余遂被縛

三

余既被縛置於一囚車中囚車之窗均嵌鐵門四壁均包鐵皮爲一箱馬車車中坐囚徒與余共二人車驅甚速直向薩馬勒市行行薩馬勒市路甚荒野四面皆枯草唯中有一褐色之泥路沙塵四起慘境不堪睹

斯時余仰視御者見是哥薩克兵二名均傲坐駕台着鼠色外套結皮帶脚旁橫置長銃二條戴皮帽口吸烟草揚揚然執韁繩若甚自得

與余同乘之囚人爲一劫物殺人之強盜犯係護送至薩馬勒市之裁判所去者滿身均繫重罪刑具

余斯時亦以鉄索縛兩腕穿鋼拷一端鎖以極重極冷之鐵鎖一端連於強盜

犯之腰部。

強盜犯忽起身欲覘窗外不意爲鐵索所牽仍坐下余亦不意爲彼牽動強盜犯遂向余道。

噫！汝看！薩馬勒街市已近。

余因問道。

已望見否？

遂抬頭視窗外見市屋已漸近日光融融正照白色之尖頂塔紅磚造之大住宅旅館之旗電綫桿都會之健用物已次第經過。

余斯時獨自嘆息心思甚狂亂如旋風亂轉。

余思薩馬勒薩馬勒乃余第二鄉關余居彼久余有愛妻在彼。

余更默思過去之情況考命運之變化余更起不可思議之可恐余憶當日着。

遠征之武裝。聞嬌妻之送別。勇武活潑。而出薩馬勒市。乃曾未一月。而手足已絡鐵鎖。舉動之自由。已入於二名無名兵士之手。橫被叱咤。怒罵坐囚人馬車。而歸。誰能預料。

余思此不可思議之命運。爲保我男子之名分。被判刑罰。固屬至當。但如今心伴長途屈指計行程之愛伴。一加須克夫妻之名。聞此消息。當如何悲恨。我今尙憶。

西伯利亞寒風甚惡。萬事均須珍重。暖爐中煤不可少歇。皮衣不可不着。妾時時待君。願歸來無事。

我愛妻臨別之語。我更何忍以可恐之。『虛無黨嫌疑者。』『軍法會議。』等令彼聞而驚駭。我願直置我死地。或直送我至西伯利亞。我寔不願將此事吹入彼耳。痛彼心。再見彼面。使彼心碎。使我亦心碎。

忽聞同乘之強盜犯呼余道、

太尉、既入街市汝着！

余卽問彼道、

汝心中難受否？

彼愕然答道、

否？

余迺抬頭見馬車正走街市之一邊市上童兒咸昂首仰視我車哥薩克兵御者揚鞭疾馳、

太尉！汝心中難受否！

強盜犯返問余余急答道、

噫……然！

強盜犯又指示余道、

請看！對面監獄所已近太尉！

余卽答道、

尙有四五十家。

彼又語余道、

尙有四五十家太尉！我恐不能再見汝面。

余答道、

然！我與汝罪有別問罪時恐不能在一處。

彼道、

然！我與太尉同事我甚感太尉我此時寔不忍與太尉別。

駕台上御者聞我等二人語勃然大怒圓睜碧眼威光直射我二人頭上大喝。

道

饒舌！饒舌！默

同乘之強盜犯。蹙頸縮首。不敢續語。御者乃振鞭一擊。馬蹄得得。走益加疾。余身。咩之鐵鎖。更嗚嗚不已。沿路家屋。自小窗中。紛紛向後飛過。

紅燒磚之墻。高壓車窗而來。監獄舍之門。墻已至前面。閒觀之人。盡沿墻而立。其間着頸卷戴婦人帽者。不下五六十人。寔因傳聞。茲有一虛無黨人來投此獄。引起市人好奇之心。故咸來觀着。

走開！走開！

御者摩手驅車。直向此人叢中來。住馬輕輕。自駕台飛下。拉車後門。鍵開門。喝道

下車！

護兵乃前來捉鎖端開鎖將余二人分開先牽余下車余此時開目視人群不覺腦中感強激力一時神亂失知覺眼眩暈

余何以感激如此強烈以薩馬勒爲余第二鄉關余在此已有十年余思彼人群中必有與余相識者必有與余交言語者不意彼等均畏余爲虛無黨罪人恐余交語均已遠避已不見一人

余斯時乃低頭悄悄移步至門際俄而騷動爭來視余面只聞有人云、

加須克夫太尉！加須克夫太尉！

有人云、

虛無黨犯何在！虛無黨犯何在？

有人云、

誰是加須克夫太尉？

有人云、

左邊剝去徽章着軍服者卽加須克夫太尉

有人云、

謀害俄帝御命者卽彼否？

有問者有笑者有罵者紛紛不一余斯時仍俛首移步前進

隨余後之護兵忽發大聲喝道、

立住！

余仰視見正面之獄門尙閉觀者更四塞

有頃金鐵之門軸響正面之鐵門自左右開忽自人羣中排開衆人有一面被

覆面布之婦人走來呼余道、

夫君！夫君！汝何如此？

余急應道、

愛伴、！是汝否？

余思舉余不自由之手、

余妻急自去其覆面布、熟視余、問余道、

何故竟至如此？何故竟至如此？夫君、

余愀然道、

愛伴、！汝來了？好！

妻復執余手、連聲問余道、

何故遭此橫禍？何故遭此橫禍？

忽聞大聲叱道、

去、！去、！無耻婦、！汝是彼何人、與汝何涉？

護兵方睜目橫視叱余妻

余妻哀懇道、

彼係妾夫妾願乞少暇與彼談一二語可否？

語畢○潛然下淚○顏色蒼白○兩眼含濕淚○清光炯炯○斯時其儀容其態度嬌豔之中更現一種不可犯之嚴厲○護兵感於至情均仰視余妻面不出聲

余妻見彼等已默許胆頓壯○緊握余手續與余語道、

夫君！願汝十分明辨速還汝清白身

余斯時吞淚頻頻視妻面欲語不能語卒然道、

愛伴！汝握余手無用余今被縛余手不能用力雖然余魂已入汝心胸中汝之情義余生終不忘

妻仍連聲道、

願汝！願汝速辨明無罪出獄妾時刻望。

余垂淚道、

否！否！無罪歸來恐終不能愛伴！……

斯時余聲嘶氣噎不能再語暫息續語道、

愛伴！汝身願汝早自着落。

妻失聲道、

何故終不能無罪？夫君！汝竟真人虛無黨否？汝何……

余急遮說道、

噫！愛伴！汝何出此言汝尚不能信我尚疑我！

妻急自悔道、

夫君！妾決非疑汝妾寔因此等事心已顛倒。

繼又零淚道、

夫君！願汝早得幸福。

斯時默俟余旁之護兵始開口道、

快！快！說完了否？說完了否？被典獄吏看見我等當受責太尉！

余卽應道、

愛伴！汝去罷。汝在此終無益。愛伴！我與汝不知得再見否？愛伴！我

唯望汝常健在。

慢！慢！少待！

妻急探手取小包置余衣袋內語余道、

萬事保重！萬事保重！勿短氣。汝欲錢用無論何時均有。

余心深感不覺復垂淚道、

余自入軍隊監獄之特別室。去刑具。獨居悶悶過兩日。

噫嘻！官府挾私怨。萬事皆以法律爲逞威福之器具。有罪人至。則加以無限之虐待。投於此暗室之中。暗室之中。全無日光。生氣自然滅殺。而抵抗之氣力。漸以衰去。抵抗之力既衰。然後受有罪之宣告。而被追放。自無餘患。

余方如此思想。不意至第三日之朝。有監守兵來。開房門。執鐵鎖銅練。告余道。刻下開軍法會。審速出去。審問。

余乃再被絳手拷。縛鎖練。悄然出獄門。見有雙馬之囚人馬車一輛。車門開在門旁待。

上車後。車疾行。過石子街。車震動甚。走半里餘。聞前面有高叫聲。遂駐車。潛車於兵營之門。余此時自思。將見彼同僚與兵士面。余心頓激動。突然車門開。日光直入。余目下車來。余抱慚恨。余心甚怯。余面不敢仰。余自思。

此會送我十年生涯之兵舍，何以今日迎此囚人。余密舉目偷視，不意此非聯隊兵舍。此乃聯隊長魯利夫大佐窮奢極侈，以經營之私邸。

監守卒！何故命余至此？

余突然詰監守卒，繼又問道、

此處是否聯隊長之私邸？

監守卒冷笑道、

何故？何故？此處開審問，自然領汝至此，尙有何故？

余復問道、

私邸可以開審問否？如何命我在私邸審問？

監守卒仍冷笑答道、

咳！汝問如何，如何我亦不知。汝爲虛無黨罪人，爲軍隊間諜，若令汝往軍

隊軍隊中染汝惡習如何使得速上堂去堂上待汝
庭園之門開聯隊長之從卒自門出呼余等怒罵道、

何不快來！何不快來！監守卒！快！快！

監守遂憤憤拉余銷牽余入室內從卒乃取椅子二與監守及余坐從卒去
余周視室內覺頓起異感室有三廣間左壁懸俄帝之肖像窗飾天鵝絨之厚
帷地鋪絨氈中央置緞子鋪面之桌子四後一煑鑪台上置一黃金之時辰鐘
雖王候貴族之奢侈亦不是過削兵士之糧藉盜賊之品以飾服玩旁揭俄帝
之肖像以示忠順以爲掩耳盜鈴之計此乃俄羅斯兵官之唯一處世法
出其殘酷無法之手段吸兵士之膏血誣無罪者以國賊之惡名使之永埋於
謫地之野草噫！余半生之命運何惡使我亦至於此極
突然左側之門開前之從卒復入手持一束之書類置桌上整理四桌旁之椅

子急出去。

監守卒急起立正顏色及左側之門再開有四人入掠余面前過各据桌坐中央判事長魯利夫大佐坐左右陪審官判士少佐二人坐稍後爲一附於聯隊之某理事坐是四人者平素均鈍於爲義務敏於營私利有名聯隊中之無道者余見此四人余已得推測此審問結果之大畧。

魯利夫判士既坐定與左右二人密語後舉兇猛之眼視余且喝道前步兵大隊加須克夫起立！

余見此狀心中益憤憤然亦無奈只得起立魯利夫遂訊余年齡藉貫繼又喝道加須克夫！余今在此審問汝反逆事件汝可誓神明誠實供上。余乃即閉眼劃十字架形於胸僞爲立誓也者。理事某乃出席以簡端之言述余罪狀略謂、

加須克夫預已加盟於虛無黨參預顛覆政府之陰謀抱破壞軍隊內部秩序之目的始終離間兵士之心昨於行軍於烏拉耳地方時窺隙謀殺大隊長其罪該死

判士長聽罷點首即發問道、

加須克夫！方纔理事所述之事迹汝尙有無分辨？

其中尙有虛說否？快說！

余此時聞此全無應響之談不覺又可惡又可笑復忍氣對判士長道、

余全無所分辨余全無此等事此等事全屬虛構

判士長忽怒聲道、

毋多談！默！

恨恨視余面指道、

虛無黨

虛構！虛構！汝以虛構侮辱上官！上官如何得虛構。

余亦勃然道、

汝問我我自然如此寔說何爲侮辱不如此說教我如何說。

判士長復大喝道、

事寔汝前已供何得再改口汝云虛構虛構何在。

余憤然道、

事寔盡虛構故云虛構。

此時余心中幾如火發怒不可遏更厲聲問道、

如云非虛構試問實在之憑據何在謂余加盟虛無黨紊亂軍隊秩序試問

加盟之証何在紊亂之証何在願明白見示。

判士長亦厲聲道、

還強辯！還強辯！有形之證據自然是無然事實即證據大隊長之報告書即證據

余復申辯道、

事實即證據所以方纔所說之事實不足爲證據方纔所說之事實全與真正之事實相反其不足據一大隊長之報告書爲大隊長一人所作全爲大隊長一人計事甚不公其不足據二此等證據余均不能認余更願受公平之判斷

判士長復冷笑道、

好！好！汝願受判斷余試問汝汝抵抗大隊長之事有否！上官之命當生死守汝不但不守上官命更拔劍威嚇大隊長何故！

余更驚愕道、

余何嘗拔劍！

復續說道、

余背大隊長命。寔因大隊長所爲。爲我俄國軍隊之……

判士長疾喝道、

止！汝今爲受裁判之囚徒。汝尙敢自稱爲我俄國之軍隊否！

余疾應道、

好！無論如何說均好。若問余如何不奉大隊長命。則余寔因欲保俄國軍隊之神聖。不使墮落於獸類。因而不認此形式上之上官。甘背此無法無理。虐殺可貴。可重兵士之命令。

判士長復厲聲曉諭道、

汝尙強辯！汝尙強辯！強辯於汝無利……

魯利夫正說時忽然中止隔窗視庭外頃耳聽門外門外正怒罵

汝何故來此！……

汝暴亂者！汝速退！退！退！

罵聲觸物聲門把手二三度空轉後突然門啟來一婦人偕一著茶色外套穿長靴頭面遮滿之男漢曳從卒銳入

魯利夫圓睜碧色之兩眼喝問道

汝等何人？從者！早將此暴亂者曳去

止坐之判士斯時全起席各握軍刀柄……余斯時遇此意外之奇事亦呆視

決非暴亂者！決非暴亂者！余來此寔因携有有力之證據來此對証

此可怪漢分辯後突然去頭巾面直向余道

加須克夫大尉！此事真是无妄之災

余冷笑道、

小隊長！汝如何來此。

余見是屬余管下之小隊長。烏拉耳山中之事。彼曾在場。當時無所舉動。此時忽然來此。是必爲阿大隊長之權勢。誣陷余之分辯。證寔彼之虛言而來。余更怒聲問道、

卑劣漢！汝是否來誣陷我。

小隊長急表白道、

大尉！豈有此說……

更以冤抑之眼視余道、

大尉！余決不至如此喪心……余當時爲諫止大隊長故。遂被奪官。直追大尉。後來此地。至今日聞開軍法會審。故特來陳當時之寔狀。證大尉之清白。

余慨然道、

原來如此。

余不覺感極垂淚，余又續問道、

然則夫人何爲來此？

小隊長代言道、

夫人亦聞今日開軍法會，審故特來探望。

余知夫人來，余可怪之。電火已閃於腦中，余思余可憐之愛伴，何以今日得復覩。卽轉眼視彼婦人，此時彼婦人正在除去覆面布，來余前，握余手，叫道、

夫君！……

氣塞不能續語，顏青無血色，目定無淚，身體微震。

余亦含淚道、

汝來甚好。汝來甚好。汝得與余再會面。

此時魯利夫隔窗呼後室之從卒道、

從卒！快來！快逐去此暴亂者。

應聲有數兵士來捉小隊長手。

小隊長大喝道、

何來！

突奮勇擊退二兵。

衆兵大喝道、

汝尙強暴否！

於是數人合力共縛小隊長。

小隊長高叫道、

聯隊長！汝等……！汝等濫用官吏之權勢……

余急喝住道、

小隊長！如何出此言。汝之厚意。余死不敢忘。然汝來此。於我事無濟。我罪終不能免。汝速去。勿多說。

否！彼等太無法。太無法。故……

小隊長尙未說完。從卒急叱道、

去！尙思抵抗否？

群曳小隊長手足。隨罵隨曳。出庭外去。

魯利夫更靠椅子。以優美之眼視愛伴。語愛伴道。

愛伴！……汝如有別事欲聞。汝可入此室畧待。

舉手指鄰室。

愛伴斯時正色睨魯利夫道、

聯隊長！汝勿無耻來戲余、

魯利夫周章道、

何說！快往後室去從卒！快來伴彼去、

即有一人之從卒來捉愛伴之腕喝道、

快出去！

愛伴怒視道、

何爲！

魯利夫又轉語道、

汝暴亂於加須克夫甚不利、

愛伴即熟視余蹙蒼色之額滴怨恨之淚急先從卒入後室去、

魯利夫更正顏色與左右判士耳語後急反身向余道、

加須克夫！現將發判語汝聽

余急應聲道、

發何判語！事寔尙未明白如何能發判語汝等無法律汝等均以法律濟私怨如此判斷余寔無服從之義務……

默！汝聽！

魯利夫更現兇惡之面宣告道、

被告加須克夫曾加盟虛無黨陰謀顛覆政府有大罪駐薩馬勒聯隊長哥薩克步兵聯隊長大佐魯利夫現奉俄帝陛下命處被告加須克夫以無期徒刑流刑流往西伯利亞服役

鄰室之中聞愛伴泣聲

余攬鎖端亦潸潸落淚

(五)

余既受無期流刑之宣告。即有騎馬之哥薩克兵來護送。自薩馬勒市起身。重曳鐵鎖。已行七日。當夜至渾古附近之一小村。入村中之拘禁場。

余以數日來之疲體。今也橫於拘禁場之床上。余身體疲倦。心神亦疲倦。宛然若喪知覺。遂昏昏睡去。

突然聞高笑聲。開眼見門隙漏火光。門外若有人相語聲。更頃耳細聽。但聞兵士說道。

萬一爲同僚所聞如何。

答者聲甚低。不能聞。

門之鎖鑰。突然一響。燈光突然照於床上。

余迺猛然起視見一著黑外套之女立於火光後

是愛伴否！

余突然問彼

彼急應道

夫君！

忽然又來一黑影入房內低聲道

交換之時刻至快去罷

聞愛伴又懇道

謝汝、謝汝！

余思余等以七日之馬力方至此地如彼婦女豈竟徒步踏平原之霜雪亦來至此彼女之情深可感豈彼身上亦起意外之變歟此事寔不可思議余急問

道、

愛伴！汝如何至此！

愛伴低聲道、

何故問余如何至此……余終隨汝，汝至何處，余亦至何處。

余又不覺垂淚道、

愛伴！汝待我如此，我雖死不能報我心甚感。雖然我恐終生送於西伯利

亞霜雪中，汝可速歸，汝歸，余心慰。

愛伴亦垂淚道、

夫君，汝教我歸何處去。

余道、

歸薩馬勒去，歸薩馬勒去！汝來此決無用，速歸！速歸！

妻泣告道、

余決不歸。余決不歸。汝何論。至何處。余必同往。汝往西伯利亞。余亦往西伯利亞。汝入重囚獄。余亦入重囚獄。

余復道、

愛伴、！汝速歸。汝隨我。究無益。

愛伴掉頭道、

余決不歸。余意已定。無論有益無益。余必隨汝行。

余稍發恨道、

愛伴、！汝何故如此。沒分曉。汝隨我。是汝苦我。

愛伴道、

如何是我苦汝！

余復勸彼道、

愛伴！汝歸去好。汝爲女醫，亦能自生活。不然，偌大薩馬勒，豈無一人合汝意。

愛伴仍哀告道、

夫君！何故不令我隨汝。汝允我隨汝至西伯利亞。余雖死不恨。

余復發恨道、

愛伴！汝自思。汝是否能往西伯利亞人……西伯利亞係未開地。汝如何得去。余寔難解。且汝去如何能生活。

愛伴道、

此卻勿憂。余至西伯利亞。余入監獄爲獄醫。

余復道、

如此好機會恐不易得。

愛伴道、

我意必可得。無論何事盡力爲之。決無不得。且余此次來薩馬勒家產悉已賣卻。

余突然驚道、

薩馬勒家產悉已賣卻否？何故悉已賣卻？

愛伴道、

余欲悉携錢來。且余等不歸。欲家產在彼何用。故賣卻。

余心已略安。復稍稍勸愛伴道。

汝如歸何如？

愛伴道、

如歸○必被縛○

余失驚道、

何故何故、是又何故？

此時余聲甚高○愛伴急止余道、

勿高聲！勿高聲！

至門旁○窺門外動靜○依余旁坐○牽余手續語余道、

夫君！……

余手背上○熱淚覺涔涔零下○

余問道、

愛伴！汝如何如此泣○汝寔爲何事！

愛伴道、

余來此。余寔傷魯利夫故。

余又奇道、

汝刺魯利夫？

愛伴道、

余因魯利夫爲汝仇敵。亦即余仇敵。故思一擊殺彼。

余復驚問道、

此事寔屬意外。汝究如何行此事？

愛伴道、

余自汝起程後。始終覬魯利夫。欲得一洩恨。

據愛伴說。聯隊長魯利夫。係一淫慾無道之惡軍人。世界少有之好色漢。及見法蘭西之美婦。如愛伴之香色。遂頓起不正之心。前乘余於行軍時。曾托事招

愛伴於其私邸以威力挑愛伴愛伴遂與魯利夫懷憤恨蓋愛伴於俄國婦人社會無論革命黨中女醫士中寔爲有數之抱文明主義者其平素夙慕西歐之文明深惡俄國軍人之暴橫專制寔阻俄國進步魯利夫不知其故而漫挑之彼遂激昂不能自抑取酒瓶投魯利夫面而白其邸逃出

及此次事起當軍法會審時小隊長曾以好意來辯護愛伴亦以熱心來探望而無情義之魯利夫叱兵士幽之於別室流刑宣告後又入室來語愛伴謂汝良人既被遠放汝若從乃公言汝必榮耀無比思奉愛伴手表情意愛伴遂嚙魯利夫手又自其邸逃出

愛伴既憤自己之受侮又恨夫君之被害又耻俄羅斯之文明不能前進因決意欲乘機擊殺魯利夫因匆匆賣卻家產於余出發之當夜遂挾刃入彼私邸出不意於其背後一刺兇惡之魯利夫竟猝然倒地

魯利夫既倒地。愛伴即出室。

愛伴既出室。悵悵不知所之。小隊長既入獄。一爲騷擾會審處故。餘又無人可以商酌。且於魯利夫室內行刺時。又將帽子落去。如或偵探定即弋獲。因直追余來。

愛伴既逃。明不得再歸之故。因更語余道。

夫君！願許我偕汝同去。願許我偕汝同去。

余心喜道。

汝去！汝去！余甚感謝汝……

余說未了。護卒又促愛伴去。於是遂約明日同行。於是當時渾古街上盛傳有被逐囚徒後。有一法蘭西美婦。跨肥馬相隨之美事。

(六)

加須克夫說了復微笑舉杯酒一飲盡

加留蘇聽加須克夫說既久似有感色急問道、

自後何如？

加須克夫道、

自後至此凡一年即授今職

加留蘇又問道、

自後夫人如何？

加須克夫道、

夫人尙幸能如所願得爲獄醫至今

加留蘇道、

先生尙屬不幸中大幸僅服苦役一年

加須克夫冷笑道、

汝尙不知余服一年役寔費俄金三萬留（俄幣名）

加留蘇驚詫道、

汝之幸福原來卻是汝財力難怪難怪

加須克夫復長歎道、

如今那有法律金錢即法律

加留蘇亦歎道、

如此國政如何使人心服

加須克夫點頭道、

汝亦不服否？汝尙否思還故鄉？

加留蘇道、

如何不思。但是既受此刑。如何能還得？先生何如？

加須克夫聽此說。即忙起身。左右審視。復走至窗旁。向窗外探視。但見此時雪飛益急。風號更淒。乃再回至坐處。携坐椅。至燈旁。切語加留蘇道。

汝尙未知。余今已眞入虛無黨。余誓殺盡此貪官污吏。暴淚軍人。以洗俄羅斯腐敗。余故已入彼黨。

加留蘇急問道。

汝如何彼入黨？

加須加夫此時神氣奕奕。目光煥發。與燈光相映。閃閃如電。答道。

我欲殺奸賊。我恐我一人之力。不能以故。與薩馬勒之虛無黨同盟。盟書已於五六日前送去。經彼小隊長手。

加留蘇道。

小隊長何人？

加須克夫道：

是即軍法會審時來爲我辯護之小隊長……此小隊長說來亦甚可感爲我辯護故以騷擾會審處入獄一年今已出獄亦因憤恨入虛無黨。

加留蘇亦似甚感動請道：

貪官汚吏固甚可惡入虛無黨固甚好我亦欲入虛無黨請問先生能介紹否？

加須克夫掀髯笑道：

甚易！甚易！汝欲我介紹有一事欲與彼通信卻不易。

加留蘇道：

然則先生前日卻用何法通信？

加須克大道。

余前日寔因有一極可信人至薩馬勒去故尙安。

加須克夫正說此語忽聞有人足音甚急開門來見一周身全白之婦人加須克夫忙叫道。

愛伴！汝如何當此大雪中來此。

急起立助愛伴去外套此時愛伴外套上雪蠶蠶如麥粉色蒼面白帶寒氣又若甚驚恐加須克夫又問道。

愛伴！汝如何至此汝有何驚恐。

愛伴回頭見加爾蘇急問加須克夫道。

此是何人？

加須克夫道。

是我好友是此校新來之教師……汝有何事？汝但說無妨。

愛伴垂淚道、

夫君！禍事又起。

加須克夫驚問道、

何事？何事？盟書事敗露否？

愛伴道、

盟書事已敗露。余刻在監獄旁見憲兵捉一人來。據云是虛無黨通信者。余

故急來報信。

加須克夫着急道、

現當如何？

如留蘇亦着急道、

虛無黨

現當如何？

加須克夫憤然道、

何畏！何畏！彼等來我去。

正說話間、門外足聲烈、愛件直去窗帷、望窗外失聲道、

憲兵來！憲兵來！

急走近加須克夫身旁、携加須克夫手、垂淚道、

夫君！憲兵已來夫君！……

加雷蘇勸道、

可往室外暫避。

加須克夫道、

無用！無用！汝等勿亂。既爲此事、余固預備當此難。

加須克夫之語未了，衆聲紛紛，早上梯來開室門。先有駐在此村之哥薩克兵二名入。此二兵執司法行法之事，如憲兵類。先入之一兵至加須克夫前，請道：

校長！加須克夫君！余駐紮所有令，請同去。

加須克夫問道：

有何事！有事今日已晚，校中尙有事，明日去。

兵道：

今日雖晚，有要事，請必去。

加須克夫道：

余在此有職守，不能。

兵道：

今晚不去，決不能校長！汝若必不肯去，休怪我無禮，我將縛

加須克夫，冷笑道：

縛！何用縛！余又無罪。

兵亦冷笑道：

無罪！薩馬勒之虛無黨密使，汝忘了否？

余喝道：

胡說！何爲虛無黨密使！

此時愛件之色如土，加雷蘇之色亦顰促，加須克夫之色已全無生氣，唯二兵之色頓揚揚道：

汝欲分辯，可至上官處分辯，余唯奉上官令，餘不知。

此時但聞兵士叱咤聲，愛件哭泣聲，加須克夫怒罵聲，未幾又有幾人兵士來。

衆聲益嘈雜。群擁加須克夫。加鎖練牽去。加爾蘇乘機不知何往。後聞加須克夫又至軍法處審問。由加爾蘇證寔。遂定罪。追放薩哈噠島。終身服勞役。愛伴仍隨往。至死。

冷血曰。余譯此篇有三感。以虛無黨爲冤人具一感。冤人以虛無黨則其究必至逼之入虛無黨二感。既入虛無黨。輕欲引人入虛無黨。事機不密。終至失敗三感。凡地凡事盡然。何獨一俄國之虛無黨。

水滸一百零八人。俱是被逼上梁山。加須克夫亦被逼入虛無黨。余恐虛無黨中人無一非如加須克夫被逼者。余又恐自來各國有志家亦無一非如虛無黨被逼者。逼之義大。

加須克夫強健有骨幹。不愧爲俄羅斯好男子。余固大愛之。然尙不若愛小隊長。小隊長於行軍時對大隊長可愛。於會審時對聯隊長可愛。於通虛無

黨時對虛無黨可愛何爲可愛其心潔其行舉力其言少我故更大愛之然
 尙不若愛愛伴愛伴之不可犯雖男子不可及其斬聯隊長可愛愛伴之無
 依戀心雖男子不可及其賣盡家產可愛愛伴之忍耐力雖男子不可及其
 從加須克夫至西伯利亞可愛愛伴之始終如一雖男子不可及其至死隨
 加須克夫行可愛然愛伴所以可愛愛伴所以如此皆爲愛伴之情之深愛
 伴之情世之讀是書者當皆愛之我故亦大愛之然尙不若愛加留蘇加爾
 蘇之可愛與余所譯偵探談第一之游皮等而定則視游皮更融渾以加爾
 蘇視游皮游尙易知而加留蘇更不易知我故更大愛更大愛嗚呼我譯
 斯篇我愛無了我所勿愛者唯彼冥頑不靈蠢蠢之大隊長聯隊長
 我謂愛伴是世界女子中第一可愛者其故不外乎用情得其真使世界人
 心能盡如愛伴尙有何事不可爲何事不可靠

我想。我。國。決。無。愛。伴。
我想。我。國。決。無。加。須。克。夫。
我想。我。國。決。無。加。畱。蘇。
我想。我。國。決。無。虛。無。黨。

虛無黨

一百三十一

虛無黨終

光緒三十年二月初版



譯著者

冷

血

印刷者

上海新馬路福海里

開明印刷部

總發行

上海四馬路東首

開明書店

販賣所

上海各書坊

定價四角

